



朱德：巨星如何闪耀

□江泰然

习近平总书记评价朱德“是我国民族英雄璀璨群星中的一颗巨星”。这颗巨星在中国革命史上特别是军事史上，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朱德参加了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以及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对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946年11月30日，延安举行庆祝朱德60寿辰的大会。周恩来指出：“全党中你首先和毛泽东同志合作，创造了中国人民的军队，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新的纪录。”

首次提出了游击战中的“十六字诀”

井冈山会师后，朱德主要负责指挥军事，他根据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和井冈山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十六字诀”。聂荣臻曾经指出：“在井冈山时期，为了有效地对付敌人的‘进剿’和‘围剿’，朱德同志通过实践，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打法，然后上升到理论，提出了有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毛泽东同志在后来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称赞十六字诀是‘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1929年4月5日，红四军前委在给党中央的信中，将红军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正式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同年9月28日，党中央在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第一次将其称为“十六字诀”。

朱德提出“十六字诀”并不偶然，与他早年丰富的军事活动紧密相连。“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10年，总是以少胜众。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到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十六字诀”是朱德在军事上的一大创造，为人民革命战争胜利奠定了军事理论基础。

系统阐述了东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1945年8月23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东三省我们一定要去，还要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离开延安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朱德在送走他们的当天下午，在中央大礼堂向中央机关干部作报告时指出：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安全回来的可能性大。谈判会有结果，但不会那么顺利，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他认为，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如果我军取得了东北，就可以使东北、华北连成一片，避免受到蒋介石军队的夹击。东北有大文章可做，蒋介石的部

队“大部分在南方，到东北要走半年”“即使走到了，他有百把万人，我们也有百把万人，顶多还是他占城市，我占乡村”。我们现在要派5万军队、万把干部插进去，将来还要派更多的人去。他同时还告诫大家：我们到东北去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是去争取3000万群众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有很大的希望把东北变为民主的东北。

朱德不仅对干部包括即将去东北工作的干部作报告时分析东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还多次在中央会议上阐述东北的重要性。1945年9月14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沈阳市卫戍区司令员曾克林关于东北工作情况的汇报，并讨论东北的工作问题。9月17日，朱德又同刘少奇、任弼时致电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提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主张力争东北，控制热河、察哈尔。除派部队去东北外，必须立即调集10万至15万军队去冀东、热河一带。在9月19日和9月26日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朱德仍强调争取东北的重要性。

全面总结了一整套攻坚战经验

1947年3月26日，党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五位书记进行了分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负责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朱德、刘少奇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朱德一到晋察冀根据地平山县后，即同晋察冀军区领导人会商，决定由聂荣臻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以往的作战经验教训。随后，又具体地帮助他们改组了野战军，建立了军区后勤部，使之各司其职。他的这些富有开拓意义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晋察冀野战军夺取6月中下旬的青（县）沧（县）战役、保（定）北战役和9月上旬的大清河北战役、10月中下旬的清风店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清风店战役后，朱德又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考虑下一步攻打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石家庄。

1947年11月6日，石家庄攻坚战打响。经过7天激战，晋察冀野战军歼敌24000余人，开创了人民解放军攻占大城市的成功范例。从战役前的准备、战役过程到战役后的总结，都凝聚了朱德的心血和汗水。他所总结的连续爆破、坑道作业、堑壕作业、集中火力兵力、突破一点、穿插分割等一整套攻坚战术，被迅速地推广到全国各个战场，为指导攻坚战提供了经验。在加速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2月10日，朱德写了一封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信中总结了石家庄战役的经验，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党中央立即将朱德这封信向各中央局、野战军转发，要求遵照执行。

朱德除具体指导石家庄攻坚战之外，还指导了晋冀鲁豫军区的临汾攻坚战。在东北野战军对长春攻坚尚无把握的关键时刻，朱德提出长春可能攻下的条件多，并提出两条攻坚方案：强攻与长围。

科学预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问题已经提到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朱德也同样在考虑战略决战的相关问题，并对辽沈、淮海、平津这三大决战进行了科学预见，主要体现在四次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的讲话中。

第一次是1948年8月23日，朱德就解放战争第三年的任务、战略决战的地点、时机和条件等发表了看法。第二次是1948年10月1日，朱德对各战略区的形势进行了分析，他说：现在东北的敌人已不可能进关，我们可以在东北将他们消灭。第三次是1948年10月16日，朱德对三大决战的进程作出了预见。第四次是1948年11月26日，朱德指出：东北决战已把敌人消灭了，现在，正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平津决战也即将开始。朱德在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的四次讲话，精辟地分析了全国各个战场的局势，对人民解放军发起大规模的战略行动并取得胜利起了重大作用。在1948年12月的全军后勤会议上，朱德提出了一年之内就会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美国不会出兵也不敢出兵，并预言1949年春天人民解放军休整一下即横渡长江。之后解放军在各个重大战役的具体进展和发展历程，充分展示了朱德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首长的精湛指挥艺术和谋略水平。



军地共同打造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胡玉山

军地科研强强联手，打造尖兵利器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习近平主席要求：“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贯彻这一要求，应充分发挥军民整体合力应对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为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打造坚实基础和强力“引擎”。

军地力量统筹共用，实现平战快速转换

各种救援力量的协同共享和统一调度是化解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的关键。应着眼国家总体安全，强化“全国一盘棋”思想，建立平战快速转换、军地政企联动、供需实时对接的应急卫生力量体系。

一是发挥军队卫生资源的骨干拳头作用。军队后勤既是战斗队又是保障队，与国家公共卫生领域有着内在的、天然的联系。具有强大的救援体系，一流的医疗技术，独特防控手段，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担负从平时预防到战时救援的各项急难险重任务。先到位、全程用、后收场，率先进入战时状态，当先锋打头阵，树标杆打硬仗，成为体系的“硬核”力量。

二是激活地方各类医疗救援潜能。采取预编寓于方式建强常备力量，以省、市、区（县）为单位，以本地区医疗力量为主体，成立常备医疗救援力量。摸清公立医院、民营医院和民间的医护人员底数，强化底线思维压实动员力量，根据可能发生的卫生安全风险，做好最坏情况下的准备，统筹可以动员的各类力量，建立动员力量使用补偿机制，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三是区分不同情况灵活运用力量。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应根据安全风险区分不同情况，灵活运用应急救援力量。低风险地区，运用本级常备应急力量实施机动防控；中风险地区，可动用本级和其他常备力量实施救援；高风险地区，除运用本地区可运用的各种力量，还可申请动用军队和国家救援力量共同应对。

□李龙军

1949年3月，山东省寿张县（今阳谷县）政府接到冀鲁豫军区黄河司令部的一项重要任务：用15天左右时间，在黄河孙口（今属河南省台前县）渡口搭建一座大型浮桥，确保解放军南下。时任寿张县长谢惠玉领命后，深觉责任重大，立即聚集全县力量着手开展工作。

“解放军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寿张县是老根据地，这里的人民群众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也有着十分踊跃的支前积极性。1947年6月，刘邓大军南渡黄河、进军大别山时，渡河指挥部就设在县城西北几十公里远的沙河崖村，全县人民给部队供给粮、送弹药、抬伤员，还有很多民工一直跟随部队跃进大别山。这一次，群众听说解放军要横渡黄河、解放全中国了，更是兴奋，纷纷表示：“为支前，打老蒋，咱什么时候也没落过后，这回咱更得跑在头里。解放军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就是要我们的命也给！”就在发动筹集工作的当晚，80万斤搭桥用的秫秸便全部凑齐，并都送到县里的3个兵站。第二天一大早，计划5天完成的筹集40万斤小米的任务也已全部完成。全县上下里里外外、男女老少，全都出动了，场面壮观极了。为了支援大军渡河搭桥，有的群众卸下了自己家中的门板，有的拆掉了自己房上的檩条，有的创下

军在医学科研领域任务侧重点不同，形成各自特色优势，应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强强联手，优势互补，铸造“生命盾牌”。

一是联合开展基础医学研究。面对全球化日益频发的公共安全风险，军队医学科研机构可充分发挥专业专长，参与制定国家公共卫生防控策略、疾病诊断和治疗标准规范，进行相关病毒致病机理研究；充分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的支撑作用。

二是联合组织病毒基因测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对病毒基因组的深度分析，是实施疫情防控和临床诊疗的关键。尽快进行大规模的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及时了解病毒变异的特征，解析病毒的流行病学特点和潜在风险，理解致病机理、改进治疗策略，积极推广新技术新疗法，指导军队医疗机构实施科学精准施救。

三是联合进行“硬核”攻关。通过军地科研机构强强联手，及时进行病毒溯源、病原检测，研发检测试剂；进行药物筛选、疫苗研发、抗体制备，打造“防火墙”和“靶向药”；对防控工作中的重大科学问题进行研究，提出相关决策建议等，实现疫情可溯、可诊、可防、可治、可控，提升科学有效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军地“三防”一体联动，严控扩散传播

核生化安全是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中中之重。应建立以军队“三防”医学救援队为主力、地方相关力量为基础的应急协同机制，提高应对核生化安全风险的能力。

一是共同制定预案。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三防”医学救援队，平时可参与组织制定和修订相关预防控制技术方案的，提出疫情管控监控策略、措施建议；

建立健全公共卫生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协同机制。

二是开展联合培训。合力组织以“三防”为主的卫生防护教育培训，指导民众掌握“三防”和卫生防疫知识；对医疗卫生、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疫情监测、报告、流行病学调查、标本采集和检测、事件处置等工作提供指导；进行生物安全和疾病预防联合攻关，切实完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国家网络直报系统，将公共卫生安全风险预防关口前移，谨防小“病”酿成大疫。

三是整体实施救援。当发生核沾染、危化品泄漏、生物安全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军地协同组织对事发地区疫情侦察，采取相应防疫措施防止污染源扩散、疫病传播、引发次生灾害，严控事态发展；指导开展饮食饮水卫生监督，防止食物中毒和饮水污染；加强卫生检疫，预防传染病侵入，严格控制传染源，防止传染病蔓延与流行；组织对重点部位、重要场所和重大活动人员装备的卫生防疫防护和洗消等。

军地物资联储互补，物流系统对接

战略储备供应是保障作战和应急救援的重要支撑。应将军队储备与国家储备有机结合，打造高效安全可靠的应急物资供应保障体系和网络，夯实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物质基础。

一是建立“五位一体”的物资储备体系。在不同灾害疫情中，一些特定物资的紧缺往往引发突出的供需矛盾，应认真总结历次重大灾害中的物资消耗规律，科学规划战备储备的品类、规模、结构、布局，编制发布各级各类应急物资储备名类目录，按照军地物资储备统一管理、统一调拨、平时应急、战时应战、采储结合的原则，建立以国家储备为主体、军队储备为骨干、以地方储备为辅助、以市场储备为补充、以家庭储备为基点的“五位一体”的战略物资联储互补保障体系，实行“联需、联产、联

储、联供、联管”。

二是优化重要应急物资布局。着眼公共卫生事件救援需求的突发性、军政民救援力量的多元性和灾情疫情动态发展的新变性特点，构建军政民多方力量纵横融通、精准发力的保障网格，以物流基地、交通枢纽和重点保障区域为中心，设置“供应点→中转点→受供点”三级节点网络，拓宽关键防护物资和防控用品的社会供应渠道，实现物资保障全链条一体化组织运作，做到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

三是坚持技术与物资储备深度融合。构建基于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的物资生产调拨网络，静态储备与动态应急生产有机结合，解决供给侧需求不明、产能不足、通道不畅的问题。对于受众小、消耗少、生产能力低的特需物资，以及战时需求爆发性增长的救援物资，应指定专门的生产企业做好生产线预留、企业快速转产和快速新建投产的准备。一旦有需求，能迅速开足马力生产，解决需求量大的应急物资采储问题，发挥“蓄水池”“减压阀”作用。

四是构建应急物资保障平台。依托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构建基于云、网、端架构的智能化国家应急战物资采购供应网络，统筹物资储备、生产采购、运输配送以及信息处理等活动，实现全面感知、全网链接、全局优化，实时对接需求，精准掌控资源。将军事物流与地方物流系统融合对接，优化节点选址和路径规划，构建基于“北斗”系统的公铁水空协同、人车物场路统筹、干线支线末端有效衔接的应急物流绿色通道和货运平台，基于无人智能化装备发展“无接触”配送平台，实施点对点、门到门的精准配送，使应急物资以最高效准确的方式送达各节点。



为解放军搭浮桥

了自己宅院里长势正旺的树木，有的揭下自己家里的炕席，沿黄几个区的群众，他们把自己所有的大船都集中起来，人们带着船只浩浩荡荡来到孙口黄河司令部报接。接连几天，几个兵站和各区器材集结处都是夜以继日的连续工作。各区的主要道路上，前来送器材物资的人们，车推肩抬，来往穿梭，络绎不绝，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

用180多只大船连接成的一座浮桥。搭浮桥的工作，在黄河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很快就开始了。此时，时令虽说已是仲春，但是黄河上的气候仍然寒冷，尤其是夜晚在空旷的河床上，北风顺着奔腾的河面吹来，使人站在岸上穿着棉衣还会感到寒气逼人。搭桥的战士和民工们跳入凉冰冰的黄河水中去打桩、系绳，时间稍微一长，手脚就会冻麻木。为了御寒，打桩的战士和民工们喝上几口老烧酒，活动僵硬的手脚，又跳进水中，喊着高昂的号子大干起来。

经过十几天的连续奋战，一座既美观又安全的黄河浮桥终于搭成了。这座横着呈一字形的大桥，共用了180多只大船连接成，这些船每只有五六丈长，载货量最小的也在5万斤以上，大部分是在20万到25万斤以上的大船。船与船之间都用大扒钉钉上木板、檩条，再用铁丝、大绳绳捆绑连接起来，并且每只船都下了锚。在木板上还铺了一层秫秸找平各船之间的高低不平之

处，秫秸上又铺了一层土，整个桥体用无数道大绳绳、铁丝、木桩连接成一个十分坚固的整体。这座浮桥犹如一条平坦的大道，从黄河的北岸，铺到南岸，黄河天险终于变成了解放军走向胜利的通途。

在浮桥的两头，还用柏枝芦苇扎成了2座大牌坊，从远处望去，2座牌坊犹如2座威严的“龙门”，浮桥则好像是一条硕大无比的黄河大鲤鱼，一头昂首、一头翘尾，十分神气地“跳跃”在“龙门”之间。在牌坊的上端并排挂着毛泽东、朱德的画像，贴上了欢迎大军南下的大字标语，在浮桥的南头、北头和中间搭起了3座大戏台，并且组织了当地群众文艺团体，届时前来慰问演出。

解放军顺利渡河。浮桥搭好后两三天，南下大军的先头部队——四野的一个军就开过来了。精神抖擞的解放军战士，排着整齐的队伍，顺着平坦的聊（城）荷（泽）公路，从北往南，一路歌声向南进发。当部队进入寿张县境，从最北端的四棚到最南端的孙口，30余华里的公路两旁自动站满了欢送部队南下的群众，设置了很多茶水站，这些茶水站大多是群众自己主动摆设的。各村的学生还组成了各种形式的宣传队，做宣传鼓动工作。战士们走着，许多碗都向他们递过去，战士们推辞不过只好边走边喝，许多小学生还专门跟在战士们的身后等着接碗。用当时群众的话说：“哪怕是让我们的解放

军战士喝上一口水，也算是尽了我们的一点心意呀！”

当晚，部队全部驻扎在寿张县。翌日清晨，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部队就集合出发了。离浮桥远就看见路两旁齐刷刷地摆满了两大溜水缸，还有很多群众自发拿着干粮、鸡蛋往战士们怀里揣。南面秧歌队打得鼓声震天，北面高跷队舞得上下翻飞。浮桥两头和中间3台大戏同时开演，在浮桥走道两边的船头上还有一些说大鼓书的、说快板的，部队的文艺宣传队也和这些民间艺人一起用各种方式做着宣传鼓动工作。这些鼓鼓声、快板声、弦乐声同群众送行的口号声、欢歌笑语声共同交织在一起，那情景真比过年还要热闹。

过了几天，解放军的特种部队也开上来了，一辆辆的卡车，拉着满满的弹药，接连从浮桥上通过，4匹骡马拖着各种炮车，也都蹄声“嘚嘚”地从桥上走过。可就在这时，河水逐渐上涨，过河部队和群众，都开始为浮桥的安全担心。谁知这时却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河中出现了一块“鸡心滩”（鸡心滩是因搭上浮桥，水中大量泥沙受阻淤积而成）。“鸡心滩”把浮桥的中间部分给稳稳“驮”住了，就像突然从地下“长”出来的一个大桥墩一样，这样一来，浮桥反而更坚固了。群众看到这种情景以后都说：“连老黄龙这回都服帖了，咱们大军哪能不打胜仗呢！”